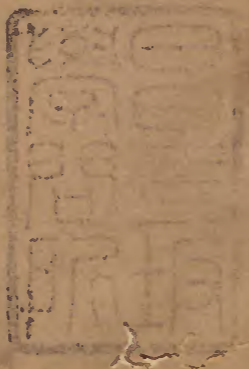


說類

十之十八



		漢書門	
一	九	二	六
〇	七	二	七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漢書	
三	三	六	七
八	一	六	七
函	冊	號	類
七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67
冊數	10 (3)
函號	303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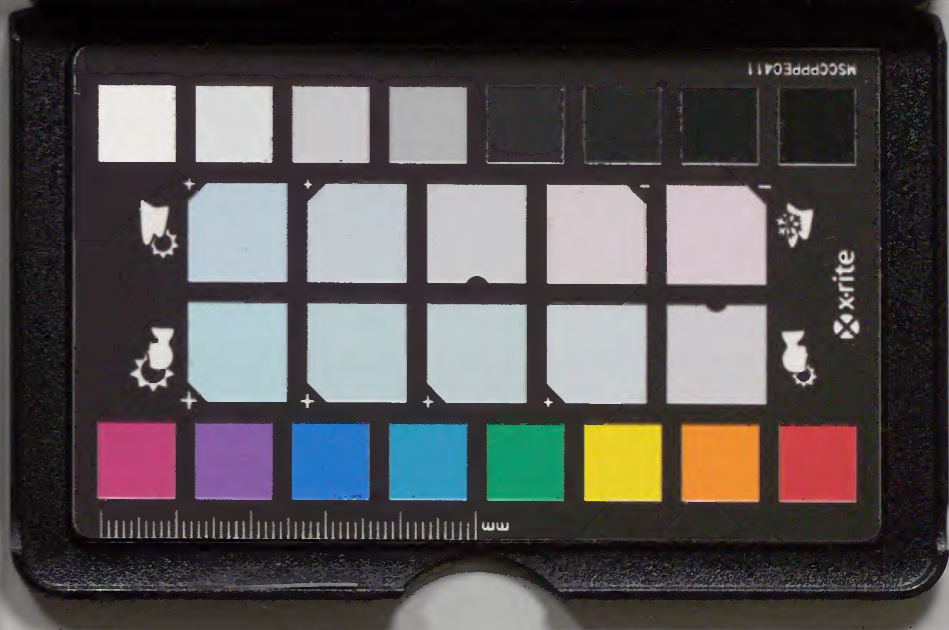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詩經卷之十

文術部

仕宦三難

勳在仲云凡仕宦有三難一謂純中萬之聚而為財二
 為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廢矣
 一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材養之
 精選外吏

轉經公妻第崔公儒詩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及及
 除公痛楚曰胡坑不虎豹地天乃聖置於山林深僻之
 世亦竟處以人之官也

說類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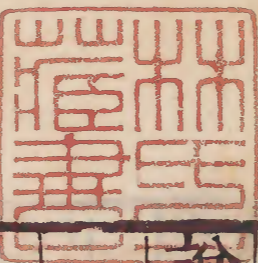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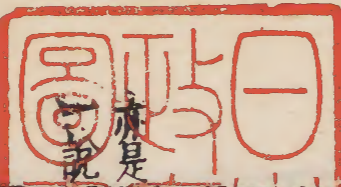
政術部

仕宦三難

淺草文庫

鄭希仲云凡仕官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為帥二
為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隨廢
除此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材兼之
精選外吏

韓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泛及差
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虺虺天乃屏置於山林深僻之
地者蓋恐為人之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選掄置在要



說類

卷之十

政術

路其爲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虵虺乎公默然凡今
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鑿公孺之論而益精其選

清波

雜志

懲逸黨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
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龐穎公爲開封
府判官獨奏諷以爲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
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爲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
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爲館
閣校勘亦落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

遂革

石林燕語

編戶數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
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
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
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
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
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
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
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

說類

卷下

政術

言類 卷之二
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始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九萬四千四百三十

四拯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啻三代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出嗚呼盛德之語哉

漫錄

墨莊

定糧額

國初江淮湖湘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立年額詔歲以六百萬石爲定有災卽申乞減數

說類

卷之二

政術

三

至今以為常 澠水燕談

罷京糴

故相晉國公王鐸為丞郎李贍時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計七百京國米價計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斛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玉泉子

倉糧加耗

糶米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拆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至今猶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墮其計中遂為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斂民至於倍蓰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給監司知之亦不問加耗又不足言也 石林燕語

計處軍資

李抱真之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為郡人所敬服抱真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申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執鑪對眾說法抱真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於其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真密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

舍利者數十粒造塔以貯焉

玉泉子

京畿恩澤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抱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

遂昌雜錄

勸農

李允則再守長沙裁供備庫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財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菽稻穀高

田水力不及一委之秦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並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以為苦且未知粟米稈草為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購致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為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蔬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稈草湖北就南致粟米馬秣茭也

書漫錄

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久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

切當
時弊

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東坡志林

賑災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為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

兌類

卷之十

政術

六

言類
六
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方暴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皆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西陽雜俎

明道中江淮薦饑乃命王隨爲安撫使隨素無才術不能拯傷救敝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緡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方切切矜問示爲恩惠識者無不嗤之

儒林公議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

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旣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閱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旣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

祿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避暑錄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

土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廼欲禁之乎

鶴林玉露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逋民歸無牛可耕其價騰踴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東軒筆錄

鹽法

聽民賣鹽而收其稅法殊簡易何必官自賣鹽耶

河北鹽法太祖皇帝嘗降墨勅聽民間賈販唯收稅錢不許官權其後有司屢請閉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詔曰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寧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兩朝墨勅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

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低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使自道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歛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

俱夢溪筆談

茶法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

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夢溪筆談

判決

張詠守餘杭時方歉凶饑民多犯禁監詠無問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寡邏捕者入郡白詠以為亂國家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苟不以私盜自活忽焉螽斯屯熾以死易生則諸君將奈何吾止佇秋成則繩之以法聞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是歲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婿爭家財者訐曰妻父遺命十之

七歸壻三與子手澤甚明耳詠竦然命酒醉之謂其子曰爾父可謂有智者矣死之日爾甫三歲故托育於壻也若爾有七分之約則爾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爾三分歸壻也其子與壻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神明焉

儒林公議

快甚

浙右富人捨竹園於鄰寺其子貧甚取其笋僧執為盜聞于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

園 隨隱漫錄

遺愛

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畧曰諸

言類 卷之一
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荷君恩禹偁有遺愛滁人懷之畫其像於堂以祠焉慶曆中歐陽修謫守滁州觀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昔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想公風采猶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皆用其表中語也 東軒筆錄

却像祠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

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於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鶴林玉露

斥舉政績

今之保舉守令者皆此類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

言類
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

鶴林玉露

溺職

酷似今日事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爲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聞韶在士祥聞韶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曆日中臣寮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旁書從之二字卽一日筆削了矣

老學

庵筆記

耗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支吾諺曰不養穉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其後少緩而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須幣帛朱砂紙筆沉香乳香之數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北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爲言盜賊大起馴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

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老學庵筆記

興利之禍

自古為國興財利者鮮克令終不然亦禍及其後漢之桑弘羊唐之韋堅王鉷楊慎矜劉晏之徒不可勝紀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諮元子陳恕林特子孫不免非命豈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乎

東軒筆錄

說類卷之十終

說類卷之十一

刑法部

明刑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于大象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文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搜採異聞錄

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憑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詞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夢溪筆談

漢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鼎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減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

切喻

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_年阿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東坡志林

定律

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

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以魯公存心尚何酷吏冤獄之為懼

清波雜志

聽訟

後漢季子長為政欲得囚情以梧桐木為囚像穿地為坎卧木囚於其中祝之正罪者不動冤者木囚動出時以為精誠所應子長時為大理卿

述異記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顛叫子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

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顛子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伸此亦可記也

夢溪筆譚

遠慮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至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曰并接羗胡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之於權宜為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并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胸狼籍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為是

渾水燕談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

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
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夢溪筆談

赦

符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忽
有一童兒緋帕幕首走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
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為童子以告
市人也

獨異志

宥刑

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賍論
當死故事命官以賍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蘇請
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
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得無重污多士乎乃詔
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

石林燕語

懲失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
仁心獨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
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即傳宣令付
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
悉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為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
幽寃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

骨肉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搜採異聞錄

卑官受刑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叅軍與簿尉塵土驚羗勦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叅軍簿尉有過則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黑客揮犀

冤獄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戲誤墮井而死其妻訴於州必以謂沉香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叅杜子方司戶陳瑋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瑋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椽皆罷州委秀州倅張濟鞠勘許其獄具卽以才薦竟論沉香死故東坡送三椽詩云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其後陸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來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陸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對終不免可不戒哉

墨莊漫錄

鬻獄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
 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為繼室有田令
 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
 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
 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
 請以令遵姓劉為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為親族
 請嗣券書既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
 遵時先要每月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
 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

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
 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
 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
 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
 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
 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棄
 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
 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北夢瑣言

請吏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

說類
卷之十一
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
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
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
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
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
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
比黃河清 夢溪筆錄

譎囚

此囚雖譎然其志可矜死而不忘母也雖
失出何妨

逮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
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乙曰

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
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寃悉以諉我我
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
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尚書知
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
不殺人殺某人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
某人卽逸去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
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聞
而吏跡故寃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
縱之甲旣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

言類
卷之十一
七
獄之難明也

說類卷之十一終

說類卷之十二

禮儀部

禮書

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
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
事爲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
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
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
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訟章爲三門爲元豐新禮不

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石林燕語

納后問名

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諮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勲臣門閥可成王彥霖為簽樞密院曰在禮問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列外氏官諱今以狄氏為可將令何辭以對宣仁默然遂罷議

石林燕語

朝參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閣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

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閣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為中丞以為非禮請復朔望入閣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閣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為入閣訖本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

叅官遂爲定制

石林燕語

朝班

謁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內祠奉朝請班退亦與從官同捲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秉政惟立使相班與貴戚諸人裸立

老學庵筆記

叅知政事班舊不與宰臣同行至道中呂正惠公與寇萊公同爲叅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萊公意不平乃請進與宰相同行萊公罷復如舊

石林燕語

押班

本朝未定六叅之制百官日俟朝於前殿者便殿初引

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抗聲倡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卽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陛下而出韓魏公爲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爲中丞力擊之以爲不臣其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爲非禮故司馬君實代樂道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過則免遂以爲例

紹聖間常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拜遽升殿在廷侍從初不記省見丞相進卽止蔡魯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獨徐足一拜而退當時以爲得體大觀間蔡

魯公在告張賓老押班忽多一拜予時為學士劉德初
 薛筆明皆為尚書班相近予覺其誤即語二人二人曰
 非誤當拜余不免亦從之閣門彈失儀皆放罪子厚語
 人是日邊奏有蕃官鬼名阿理者當進呈偶忘思之遂
 忘拜數而予雖覺其誤然初亦不甚着意記拜數既聞
 二人之言從而亦疑乃知朝謁當一意盡恭不可雜以
 他念也 俱石林燕語

傳宣免拜

元祐初文潞公為太師呂申公為左僕射皆以高年特
 賜免拜二公力辭蘇子瞻為翰林學士因論八十拜君

命一坐再至此但傳命非朝見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
 小白無下拜非不拜謂無降階然終下拜今二臣既辭
 宜當從其請遇見間或傳宣免則可為非常之恩仍降
 允詔當時以為得體 石林燕語

講官坐立

宋時講官猶坐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
 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寧初
 呂申公王荊公為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
 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復請行
 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為

院判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
劉放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
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
應爲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
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
乾興之制也 石林燕語

入朝乘車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
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官門俟路通依常自渡江後
方乘轎迄今不改 雲麓漫抄

謁見中書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卽省吏高聲唱一聲屈
躬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謂之屈揖待制
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
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以下皆立後殿引臣僚
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
書略貴者亦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夢溪筆談

私第謁執政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
荆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

是不無夤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
徃徃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
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閹吏
亦以榜揭于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着靴不出
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
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
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拘

石林燕語

待寮屬禮

近年上官遇寮屬日益簡倨縱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
名歸之頃黃徽猷爲漕江東嘗對客言公廳上論職事
或未免厲辭色若杯酒間詎可無和氣以相接晚會徹
俎有應循廊者豈有竟夕相陪笑語從容昏夜使其偕
執事者僕僕疾趨者乎當悉俾就席次登車且云是亦
前輩故事也後得一小說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
則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
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黃所云前輩故事
其謂是耶

清波雜志

賜宴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愠范質乃
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

言類
不沾醉

書慢錄

一時盛事

陳文惠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前有雨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爲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外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設文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

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辨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

言卷九
惠之子述古得於文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一二耳
夢溪筆談

宴飲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爲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詞云画
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
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也

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
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還
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
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俱老學庵筆記

拜官獻食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爲相以
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
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
音樂宴之爲燒尾舉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
湜復舊官中宗皆令于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
其解燒尾之義以爲虎豹化爲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
之乃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飲燕客乃能成其榮其言
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
近世獻食天子固無是而朋僚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講

也 石林燕語

宣醫勅葬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爲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又爲害勅葬喪家無所預一聽於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罄家資有不能辨者故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家近年勅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從者

石林燕語

賜功臣號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

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夢溪筆談

賜諡

楊文公以工部侍郎卒舊制四品不應得諡王文康公爲樞密使明其嘗與寇萊公共議請皇太子決事以其家奏草上聞遂特賜諡李獻臣當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叶元臣議尊儲極文康萊公壻也

石林燕語

賜神道碑

神宗初欲為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為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辭也 石林燕語

將命贈錢

五千錢尚不多宰執每歲有內侍省例賜新火水之類將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錢一千贈之元豐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画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冲卿時為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

之乃贈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為故事明年除日復賜冲卿例復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馗足矣眾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賜也 石林燕語

士大夫家廟

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祀赦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為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為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于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為平章事首請立

廟于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為兩翼嘉祐初遂倣為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為外門置庖厨于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為主唐周元陽祀錄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為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為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石

林燕語

國信書式

大遼國信書式前稱月日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遼國徽號皇帝闕下入辭次具使副全銜稱今差某官充某事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奉書陳賀不宣謹白其辭率不過八句回書其前式同後具所來使銜稱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不具副使銜辭亦不過八句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別遣太后使副以皇帝書達意或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爾賀書亦如之

石林燕語

國信館伴

國信館伴契丹例用尚書學士元豐初高麗入貢以畢仲衍館伴仲衍時爲中書舍人後遂爲故事蓋以陪臣處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館于都亭驛使命往來稱國信使高麗館于同文館不稱國信其恩數儀制皆殺于契丹大觀中余以中書舍人初差館伴未至而遷學士執政擬改差人上使仍以余爲之自是王將明等皆以學士館伴仍升使爲國信一切視契丹是時方經營朔方賴以爲援也建炎三年余目楊州復入爲學士高麗自海州來朝遂差余館伴余因建言高麗用學士館伴出于一時之命而升爲國信使亦宣和有爲爲之今風示四夷示以軌物當正前日適然之失盡循舊制因辭疾請命他人于是張達明以中書舍人改差罷國信皆用元豐舊制自余之請也

石林燕語

奉使善辭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辨深自銜鬻且矜新賜鐵券沂公答以勲臣有功高不賞之懼故賜券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祥大沮

澠水燕談

待陪臣禮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爲築館別爲

言類
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餞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二府不可爲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已受謁而後報時以爲得體大觀中蔡元度知鎮江高麗來朝遂亦用安道例

石林燕語

各日致慶

契丹曆法與本朝素差一日熙寧中蘇子容奉使賀生辰適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爲慶而契丹館伴官不受子容徐曰曆家遲速不同不能無小異旣不能一各以其日爲節致慶可也契丹不能奪遂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無踰于此其後奉使者或不知

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謁而不受非國體也

石林燕語

外國表章

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司點視方許進御寶元間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唃廝囉番中不識稱朝廷但言趙家天子及東宮趙家阿舅蓋吐蕃與唐通姻故稱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間從于闐求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爲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難得似你底尺寸自

言類
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豐四年
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儻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
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王漢家阿舅大官家云
云如此等語言恐藩服自有格式 清波雜志

說類卷之十二終

說類卷之十三

歌樂部

樂人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
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
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
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
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
器以奔殷而紂淫于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
師延卽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于

言類
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
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
之害周武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故晉衛
之人鑄石鑄金以象其形立祀不絕

拾遺記

編鍾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
徒皆以爲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鑄瀉務得古
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于太常鍾不知何代所
作其銘曰粵朕皇祖寶龢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側垂正與

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爲無據也其後胡瑗改
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鬱而不揚其罇鍾又
長角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
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
人言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

歸田錄

定樂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
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
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
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

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楊雄之言
可謂謬矣 東坡志林

知音律

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
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
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
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
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
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徃來嵩少間初不爲定所遇得
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

共歌之醉則就臥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議
大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塵間或娼優
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
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石林燕語

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間市井
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徃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
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僞
齊竊據中原此說載之沙隨家集中 游宦紀聞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
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

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知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音

夢溪筆談

柘枝曲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

夢溪筆談

拋毬曲

海州士人李慎言常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叙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闕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闕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拾綉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裊採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才是金爐舊日香

溪筆記

夢

廣陵散

說類

卷之三

歌樂

四

盧氏雜記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儉輩皆自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擦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為義耳

夢溪筆談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

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得樂天對酒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東坡志林

妓樂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於便寢別設番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或詠東野三月晦詩云

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鍾猶是春又詠中秋詩云莫辭終夕有動是隔年期

晝慢錄

善歌

列子曰韓娥過齊雍門鬻歌假食既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復作長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抃舞不止乃厚賂遣之

獨異志

穆員稱其妓麗雲善歌聽之使人醉者醒醒者醉悲者樂樂者悲

待兒小名錄

三不如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碁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墨客揮犀

說類卷之十三終

說類卷之十四

凶喪部

死期

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暮春之月忽欲遊南園令家僕僮昇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悵然而返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薨

獨異志

善終

四所倪君奭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踈狂今已老筵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何煩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天堂

玉帝看你去那裡押到

隨隱漫錄

喪服

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予預計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為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六月遠曾總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為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為九者謂

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於九傍殺至於四而皆謂之

族族見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為之

無服唯正統不以族石則是無絕道也

夢溪筆談

瓦棺

臨邛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與今木棺畧同但蓋底相反骨猶不壞棺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

老學庵筆記

先人罷信幕暫寓法曹解房屋間忽地陷尺許微露棺和亟遷避他宇扣于州之耆舊皆言下乃古塚素多影響向有法曹黃姓者具牲酒自作數語祭之方圖擇高

爽地以改卜是夕夢一偉丈夫來致謝且云陵谷變遷何常業久處此望相安存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濟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餘潤不踰尺厚不及寸瓦有縱文初若堅緻觸之皆壞留守曾肇既往視之命遷瘞于湖之東南若干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商人棺槨周人墻置妻周人以商人之棺槨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棺其葬殤者歟乃吊之曰虞夏耶商周之人耶勢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于何鄉幾晦朔瘞于此地幾秋春耶壽夭共盡老聃彭祖與子其

均耶瓦爲藏而水爲宅豈不復子之貞耶改卜高原既深且固于子爲戚抑爲欣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尚有知也其肯舍故而從新耶亦載在曲阜集清波雜志

忌日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老學庵筆記

終喪

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父母者急於國事以義斷哀往往以墨縗從事既泣哀則泣事如故號曰起復國朝襲唐制不改慶曆中田元均帥秦

鳳奏乞解官終喪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犬馬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上視其貌瘠乃許終喪其後富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數十竟終喪蓋大臣終喪自公始

澠水燕談

起復

唐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着鞋到直省所即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輒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

獨異志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

主文
近張
山陵

居母憂朝廷屢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龍川別志

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鶴林玉露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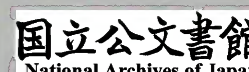
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氣魄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冥息及死命刻石埋于墓側墓前種松栢樹五株至今茂盛俱西京雜記

沈彬保大中以尚書致仕居江西高安手植一木于平野戒諸子曰必葬我此地子孫伐木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壽域一所卽葬之

有一狼子生平多逾父旨父臨死囑曰必葬我水中意其逾命得葬土中至是狼子曰生平逾父命令死不敢違旨也破家築沙潭水心以葬俱續傳物志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者皆爲一室獨蜀人爲同坟而異葬其間爲通道高不及眉廣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甃塞其通道旣死而葬則去之東漢壽張樊恭侯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異藏光武善之書以示百官蓋古亦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也東坡志林

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蝮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



枝槿其首由是墓皆植栢又曰栢爲鬼廷續博物志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灯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蚕玉燕各千餘雙

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平吾君王棄吾之邦遷于重岡維崗之陽吾王之邦俱述異誌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使臣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手先秦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澠水燕譚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夫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

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老學庵筆記

墓燼骨

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藪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地積涔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殺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逢節序仍裹飯設奠于池邊實爲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燼骨別

男女異穴以塋又檄諸郡倣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
 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間
 臣僚亦嘗建議樞寄僧寺歲久無主者官為掩瘞行之
 不力今樞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清波雜志

說類卷之十四終

說類卷之十五

文事部

易

易繫詞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
 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
 長子帥師以下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
 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
 三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
 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
 九二而九二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也

搜採異聞錄

歐陽文忠公立論係詞當爲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
始于公也有點僧遂投其好僞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
引係詞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
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
信也

老學庵筆記

易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
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
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
蓋斧斤鴆毒每在于桂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

非關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鶴林玉露

書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云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
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詞論也王嘉奏封
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
不可傲慢佚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敖音
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
若謂天子教諸侯逸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科斗書廢
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爲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所寫訛

或有此理。懶真子

洪範

鄉里前輩虞少律言得之傳文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正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則箕子語傳文博極羣書少律嚴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詳叩爾老學庵筆記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

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

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

夫子存而不刪豈無意乎

鶴林玉露

周官

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何義黃石丞履時爲侍講以王氏新說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上曰亦不獨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諸臣聞之竦然

石林燕語

詩

風以動之上之化下如風之鼓動萬物也雅者正也天子齊正萬物也頌者後王贊美祖宗之功德也一國之事各不同皆本於君故卽其教化之美而名以風大雅

固皆天子之事。鹿鳴嘉賓采薇王政之興可以小言。至文王大明美則大矣。節彼南山正月諸詩王政之廢可以小言。至於板蕩壞則大矣。况遣戍復古育材南征不過指陳一事。至於受命明德既醉守成治則大矣。積小雅以成大雅。積風成雅。積雅成頌。故諸侯有風而無雅。天子有雅而無風。平王政令不行。黍離十詩不刺則閔不閔則思。自降為風。德不文功不武。則不頌魯特列國之風。以美之也。隨隱漫錄

謝公因諸子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遺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定命。遠猷辰

告。此句偏有騷人深致。

遺。上。小字。

遺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

垂裏子。叔父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棋賭。賭得乃

燒之。

小名錄

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序。僕曰。王黍離在邶。邶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先生曰。非諸侯也。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為三國。卽邶鄘衛是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邶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

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於王黍離上。且列爲三國。而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以毛鄭不出此意。故備載之。懶真子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古書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語。如天子之馬走千里。王命官屬休曾祝沉豪牛歎玉大宛兒。凡此皆出此書也。曾販彥和博學之士。先君有此書。彥和借往讐校。乃題其後云。晉中書監令荀公會知嶠所上篆文穆天子傳六卷。卽太康二年汲冢人準盜發魏襄王墓所傳竹書也。按東晉傳竹策書凡七十五篇內。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雜書十九篇。

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則穆天子傳本五篇。公會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觀第六卷多記盛姬事。蓋併入雜書中。此一篇也。書雖殘缺。不可盡讀。而其所載事物多故志之所無者。如世民之吟黃澤之謠。黃竹之詩。其詞皆雅馴可喜。又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博異聞矣。汲冢中竹書。唯此書及師春行於世。餘如紀年瓚語之類。復已亡逸。墨莊漫錄

論語

今之書尺。稱人之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在氏昭公二十一年。載奮揚之言曰。臣不佞。注

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左氏載祝鮀之言行極備，蓋衛之君子也。衛之宋朝姿貌甚美，衛靈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意，蓋為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則取死之道，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懶真子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待側之辭，與冉

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搜採異聞錄

昔聞鄉先生云：如論語中必也正名乎。子路則曰：甚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當時聖門如此問答，藹然師弟子之真情，極有意味。豈若後世語錄中一味稱賞而已。何曾有此等氣象也。癸辛雜識

春秋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

言類
卷之五
七
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
一筆。鶴林玉露

左傳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
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注云：馬牛之風
佚，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論。然注意未甚明白。僕後以
此事問元城先生曰：此極易解，乃醜詆之辭爾。齊楚相
去南北如此遠，離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
而輒入吾地，何也？僕始悟其說，即書所謂馬牛其風。注
云：馬牛其有風，佚此兩風字，同為一意。懶真子

左氏史記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在氏不載。
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
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取戰國策而作史記，
當以戰國策為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在氏無有者，皆
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書不可誣，抑不在
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東坡志林

孫卿子書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言成相，莫曉其義。前
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蓋

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隣有喪春不相及樂記云治亂以相訊也。亦恐由此得名。更細考之。東坡志林

班固漢書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史顯宗時有人上書告固私作國史召詣秘書部降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使成前所著書。雲麓漫抄元城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

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為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裸葬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於矯厚葬也胡建為軍正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傅然其意在於去佞人也梅福以疎遠小臣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於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稍近其中故叙傳云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注云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注云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敞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為一列傳。懶真子

文選注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
 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
 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
 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暴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
 夫與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
 不足言故不言也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

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微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紋聲也

於音鮮出 歎鼓錄 兩弦之間遠則有紋故曰間遼弦鳴云者今

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實乃可按故云弦長而微鳴
 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
 鳴鷓鴣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耳而
 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畧之
 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
 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
 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文首有子虛烏有亡
 是三人論難豈亦序也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俱東坡志林

老子解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搜採異聞錄

莊子解

莊子之言有與人意合者今輒記之莊子之言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墊之致黃泉解之者曰墊者掘也地亦大矣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則人戰慄不能行矣僕因從而解之曰所以然者以足外無餘地也今有人廉也而人以爲貪正也而人以爲淫何也以廉正之外無餘地也若云伯夷之廉也柳下惠之正也則人無不信者以有餘地故曰君子能爲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人若未必信當求之已不可求之人

莊子之疏有可以一大笑者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

甚是

者中繩曲者中鈞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
 中規矩鈞繩也故東野後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
 旋中矩同一意也疏乃以直為馬齒曲為馬項方為馬
 頭圓為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故可以一大笑
 俱懶真子

此解
 明白

莊子云夔憐𧈧𧈧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謂天
 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于𧈧蛇行
 雖疾𧈧豈如風之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之疾風雖
 疾豈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
 更疾也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

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
 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
 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
 他自旦至暮只管轉展于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
 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
 令人卒看難曉也游宦紀聞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故人即以野馬為塵
 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及韓渥云窓裏日光飛野
 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
 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

詩苑
也。夢溪筆記

晉語解

將無同。猶云得無同耳。蓋言其同也。此解非。

僕嘗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真曰：不然。晉人謂將為初。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无軌與處士劉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平。曰：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无瞻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于異乎。此言為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皆肯之。懶真三。

資治通鑑

了齋陳瑩中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卞之黨也。兢尊王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于是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嘆。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敝高閣。不復敢議毀矣。毀通鑑非細事也。諸公未有紀之者。止著于了齋遺事中。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自為博士。聞于朝撤去。清波雜志。

日錄

介甫熙寧初首被選擢得君之專前古未有罷政歸金陵作日錄七十卷前朝舊德大臣及當時名士不附已者詆毀至無一完人其間論法度有不利于民者皆歸于上可以垂耀于後世者悉已有之故建中靖國之初諫官陳瓘極力論其壻蔡卞之惡曰安石臨終戒其家焚之悔其作也卞留之至紹聖間作尚書右丞盡編之裕陵國史中遂行之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是也士大夫忠憤者有詩云訓釋詩書日月明紛紛法令下朝廷不知心本緣何事苦勸君王用肉刑又云每愧先生

道絕倫古來歸美是忠臣門人李漢真堪罪何用垂編示後人陳瓘進日錄辨表略云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啓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于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遂就裕陵忌日作飯僧疏文指事奏之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元度卞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陳了翁瓘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

言類 卷之十五 十四
尋謫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但辨其所紀
載猶未敢以荆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
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
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徽祖
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彙獄徙通
州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于御前開拆初崇寧
旣建辟廱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初坐像了
翁憤之併于奏牘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
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
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

實下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
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下之祠今北安石爲
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
班隨至尊拜伏于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
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
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
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
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
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
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生訪道之

法顛川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雕像成於一婿
之手唱如聲召和如響隨其自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
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
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
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書
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
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
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
於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
剡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

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
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顧
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
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
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
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
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
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
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
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徃復未決子路

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
 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
 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下也時方議欲升安石
 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
 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車駕幸
 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為
 對未嘗為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兗鄒二公東西嚮今
 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
 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然徽祖聖孝根心每
 以裕陵篤睦之故不忍以荆公為非翠華北狩居五國

城一日燕坐聞外有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功顯勛
 親紀其事羨墻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雖明其迄
 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匡救為將順者歟程史
 予友人相訪指案問荆公日錄日僕不喜閱此書予問
 其說客日凡稱上日某事何如則言予日不然凡稱某
 事予日如何則言上日極是此尤可笑也墨莊漫錄

脩史禍

晁以道讀魏書以為魏收獨無刑禍既以壽終又贈司
 空尚書左僕射諡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脩史之說然
 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

言類
外得禍亦不輕矣

老學庵筆記

印板書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鑄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校正不無訛誤世旣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書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玘訓子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木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俱石林燕語

說類卷之十五終

說類卷之十六

文事部二

聖言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為上首。故孔子與之言孝。經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為上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不與也。懶真子

名言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

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
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
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
議而知者也晝日間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
爲存死生之于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于
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
語故錄之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
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
之尋聲捕影係風趁夢此四者猶有彷彿也如此推究

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
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

俱東坡

志林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
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
味而強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凡事皆然欲求簡靜
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
不幸溺于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
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于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
歲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悟一切掃除願爲土木偶人

苟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即力止之若觸芒刃若陷
機穿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真若無物所未
能遽去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
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
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避暑錄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求邸見壁間有詩曰人間無
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
涉其柰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個是故其海上作
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人心之正然此
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異哉 令齋夜語

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
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
老而不衰 老學庵筆記

晁文元公迥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
始為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為煩
耳 石林燕語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于四威儀中嘗自考
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
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
密否五一切黑白減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

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
所省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憤

墨莊漫錄

潘允說之侍郎夙慕程正叔過洛就見之時黨事正起
正叔畏避不出潘再三欲見正叔不得已出說之展師
弟禮請教伊川遂不受潘請之固正叔問曰公嘗讀何
書潘曰嘗看語孟正叔曰有得乎曰未也伊川問曰汝
孜孜爲善者舜之徒孜孜爲利者跖之徒其義若何潘以
爲易已也曰此不難曉先生曰雖然今之所爲善者乃
古之所謂利也潘下拜悅服而去潘至許見先祖語其
事曰自聞斯言悟一生之非也

過庭錄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
虎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
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
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
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
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
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

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
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
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
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
几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
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
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
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
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
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

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
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
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
夫故也 俱鶴林玉露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
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
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
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
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
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來

士大
夫一
有他
家自
家之
念貽
禍不
淺戒
之戒

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也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鶴林玉露

西山蔡先生訓子曰夸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夸心即截斷却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曰作事皆依本分屈已饒人終無悔吝錢穀與人交關頭頭讓人少生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識些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蓋不識好惡如童穉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須臾離若有分毫瞞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禍患

中第一莫使性氣曰為善得禍乃是為善未熟為惡得福乃是為惡未深人事盡處方是天理曰欺世盜名者無後吾甚慎之隨隱漫錄

論學

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蓋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道千載一人而余為是言固不謬矣然余自不以為疑曷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二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說而苟知學孔子者皆能為是言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畧無所襲獨超然知顏子之用心若唐人

言類
之爲佛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中幸中必有乖忤未能
如習之坦然至到蓋二人之爲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
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駁而真得孔子
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故原道
之末論正心誠意曰古之爲是者將以有爲今之爲是
者外其天下國家而滅其天常蓋以詆佛老意謂絕仁
義棄禮樂皆以其莊語而不窮其旨區區以孟子與荀
卿楊雄爲辨則已下矣故曰未至習之學出中庸而不
謬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于子思子
思推之至于孔子合于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知顏子之不遠復爲三月不違仁卿與雄曾無足
議而退之之所未嘗語也故曰不謬其言二人要不可
偏廢將以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
之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文章合處亦追跡退之無
甚愧唐人記習之退之侄壻以不肯相下雖退之強毅
亦不敢屈以從已弟子之者惟藉湜輩爾近歲無能知
習之者惟老蘇嘗及之然止與其文辭子瞻兄弟不復
言甚矣學之難也後必有與余同者然後知余之言不
謬

家齋筆談

講書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龔率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疊疊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于道門改名畫卒于洛中武臣未必輕儒但未覩通儒多逢鄙薄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北夢瑣言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

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盃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盃啜土銅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懶真子

好學

後漢馬畧年七歲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畧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獨異志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跌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鶴林玉露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于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猶可以屬思爾歸田錄

該博

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西方之語以爲裨補輜軒所載西京雜記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聿興望之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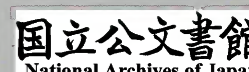
宋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宀莫能詳焉
 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觀向者二
 字羣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於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
 齋尙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騾裏
 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爲
 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
 三教之中無不通曉其我唐孔鄭乎

雲溪友議

考究

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
 亞馳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處小異

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著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
 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興難及懷王熊
 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
 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
 之兵以加臨我者真爲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槐耳
 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今又
 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也王
 遣庶長章邯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
 地六百里碑云客劑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
 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旣勝楚而告於諸侯之文也秦人



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于一勝，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于此。歟。余昔固嘗恠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于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盟誼之美，姻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誼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墮及

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編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

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陽春白雪郢人所以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非大誤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鄆也非郢也據楚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泂漢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泂漢至于夏口然後泂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

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夢溪筆談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荅五言亦後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中

充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畧，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東坡志林

今之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揮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為荀勳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夢溪筆談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水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水試絃歌于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脩，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搜採異聞錄

聰敏

五鹿充宗受學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之，授以文石大如鸞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為碩學也。西京雜記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于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

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
 強記卽朗讀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
 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
 書畢肅王視之卽取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
 謬誤四五處置筆它語畧無矜色元用駭服老學菴筆

記

不能談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
 曰粟犢反能爾邪吾終耻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
 言莊不能對逡巡而退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譚而

此中多有

西京雜記

嘲新說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
 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原甫食輟筋而
 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
 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原甫
 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
 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
 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東坡志林

王介甫多...
 日要...
 其中...
 西京...

說類卷之十七

文事部三

制詔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爲之畫旨而施
 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
 紙赦書皆用絹黃紙始正觀間或曰取其不蠹也紙以
 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
 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爲辨號
 爲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勅蓋今詔之類而勅
 牒乃尚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

石林燕語

草制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恠也歸田錄

貼黃

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勅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

表章畧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

引黃石林燕語

誥勅

唐誥勅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人告身類如此國朝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宰相監脩國史止用勅不降麻世皆言自趙韓主以來失之然韓王初相時范魯公三相俱罷中書無人乃以太宗押勅則雖相亦是勅除未嘗降麻蓋國初典禮猶未備也石林燕語

章奏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通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中謝爲叙謝初以爲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哲宗嘗書鄭谷雲詩於扇亂飄僧舍茶烟濕改亂飄爲輕飄清波雜誌

劄子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

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歸田錄

予爲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誥詔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卽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

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下次相及叅相以次向下樞密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為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夢溪

筆談

帖子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帖子會溫成皇后薨閣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中禹玉口占便寫曰昔聞海上有三山烟鎖樓臺日月開花似玉容長

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門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詩畧曰當年叨入武成宮曾有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今為白髮翁云云

冷齋夜語

翰院歲供禁中立春端午帖子前後多矣率多擬效舊說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為妙王履道皇帝閣云彤霞積霧繞觚稜樓雪融銀滴半層別殿擬開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燈妃嬪閣云玉燕翩翩入鬢雲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裏騷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進也皇后閣云葉笈琅函受秘文清虛道

合玉晨君。瑤臺夜靜朝真久。金屋春寒閱錄勤。妃嬪閣
云。曠曠曉日上金鋪。的皪春冰泮玉壺。繡戶綠窻塵不
到。凝酥點就輞川圖。重和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
皆紀當時事。墨莊漫錄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翦貼於禁中門帳。皇帝
閣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
物不須雕琢巧。正如恭已布深仁。皇后閣五篇其一曰。
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綠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
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
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

枝。清波雜志

樂語

優詞樂語前輩以為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
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
云。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
殊應。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詩。賴一人之有慶。得久視長
生之道。叅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
戢戢兩髦已對襄城之問。翩翩羣舞却從沂水之歸。放
童女詞云。奏閶闔之雲謠。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
袖。將偶月以言歸。益更工麗而切當矣。履道之掌內制。

可謂稱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履道天
 軍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并有截之
 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
 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
 對揚萬壽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致語云黛耜載耕
 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徃被於高禩兆則百斯
 男之慶皆為得體然未若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
 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
 來又春宴致語云稍寬中具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
 翹葉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

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則又
 不可跋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令人於進
 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敏外州天寧節
 錫宴云飛碧篆之爐煙薰為和氣動紅鱗之酒面起作
 風波何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嶠於靈龜九
 陌熒煌下繁星於陸海暗塵隨馬素月流天如熙熙登
 春臺舉欣欣有喜色孫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
 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耿愁心於碧草皆為人所膾
 炙也

墨莊漫錄

牒

言類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
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盒
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鶴林玉露

說類卷之十七終

說類卷之十八

文事部 四

文體

沈隱侯曰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
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
覺若胸臆語深以此限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
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奧澁不可讀亦
是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
論之至矣
清波雜誌

文訣

言類
孫公華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
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出一篇出必求
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
孫書於座右清波雜誌

文辭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
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
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
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
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老學

庵筆記

文才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
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
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
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西京雜記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疾號下水船姚洎號急
灘頭上水船據言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
喧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說類

卷之八

文事

二

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歸田錄

胡旦少有俊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虛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聞鴈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忤物不登顯位以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史官以為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為辭相與見也且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嘆服澠水燕談

文為筆

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耳往時諸晁謂詩為詩筆亦非也老學庵筆記

文愈疾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傅

孟召為文后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獨異志

文有神助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為繡囊獨異志

破題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有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云連於上者無遠近之

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嘆伏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歌之聲甚悽怨唐人有詩云徙倚仙居凭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云是童孝標製與此意同雲麓漫抄

題跋

題跋最為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墨莊漫錄

俳諧文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鷄九錫之

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換做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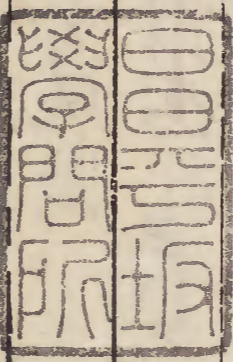
避暑錄

竄文夙憾

襄陽牛相公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及至昇超諸公悉不如也。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隴西鎮漢南在道駐旌旄信宿酒酣直筆以詩論之劉公承詩意方悟往年改牛公文卷因誡子弟咸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况漢上尚書高識達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故魏武誡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脩進守中爲上也牛詩

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
 事且闔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
 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詩曰昔年
 曾添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
 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
 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
 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也雲

溪友議



說類卷之十八終

